

TO ORIOLE

岛唄——著



笼中月

笼中月

島 頓

—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笼中月 / 岛嶂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18.9

ISBN 978-7-5500-2992-7

I. ①笼… II. ①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02567号

笼中月

岛嶂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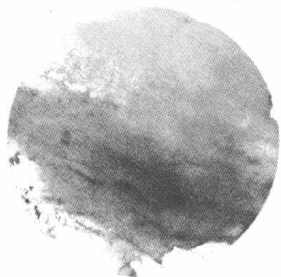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人	姚雪雪
策 划	石 颖 唐 婷
责任编辑	郝玮刚 蔡央扬
特约编辑	唐 婷
封面设计	郑力琿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 10
版 次	201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	32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2992-7
定 价	39.8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8-364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

目 录 contents

1	001
2	035
3	072
4	106
5	153
6	180
7	206
8	228
9	275
番外·假如（一）	281
番外·假如（二）	291
番外·冬日	299
番外·全剧终	305

一九九七年，上海。

茶艺师捡到了一支钢笔，交到大堂经理手中，经理认出这支钢笔价值不菲，又交到茶楼总管手中，最终落到陈宗月的手中。可是，前来认领的却有两个人。

一个叫钱丞，从小不学好，古惑仔上脑，念了几年书只会点头 Yes 摇头 No，把烟一叼，辍学去了当时还不是特别行政区的英国殖民地混江湖，十分虔诚地崇拜着陈宗月，将他奉作人生导师，指路明灯。

另一个叫黄鸢，童年丧父，母亲投身劳教戒毒所，戒了又沾，忙忙碌碌顾不上孩子，让她在姑妈家长大，钱丞是她的表哥。

龙悦茶楼第三层走道上摆着两把禅椅，边柱圆雕莲花，来头不小，是件古董，陈宗月姿态闲适地坐在上面。只有他敢坐，能坐。

茶间门下串珠流苏状若静止，而那只钢笔在他手掌之上竖起，又横躺，颠倒来回似比菩提子好玩，“今天得闲做个法官，你们都说说看，我判一判。”

钱丞抢声：“这笔真是我的，我在四角街买的！”

淮海西路四角街，一水店铺挂羊头卖狗肉，低价兜售来源渠道不正当的东西。

黄鸢眼神鄙夷地瞧着他，两条细细眉毛往中间挤。钱丞没大她几岁，却患上了长辈的毛病，嘴巴贱，喜欢不知分寸地捉弄她。不再瞧他，她对陈宗月说：“这支笔是我在百货商场买的，那里有柜员可以作证。”

法官未开口，钱丞怪叫：“你哪来的钱？！”

平常在家叫她烧两个菜都是为难，更没见过她有放低自己身份去打工的心性，洗菜刷碗也挣不了几个钱。

“我卖了邮票册子换的钱。”

他啐道：“放屁，那烂册子不是你宝贝吗？恨不能夜夜抱着睡，会舍

得卖了换钱？”

“钱丞！”黄鸢急得想跺脚，碍于陈宗月在一旁“观战”，只好压着不发作，“你别跟我争可以吗……”她顿了顿，“那是我送人的礼物。”

“哪个大仙，够本事让你心头割爱……”钱丞自己说着，意味深长地“哦”了一声，“高子谦？”

这个高子谦是她在大学里认识的朋友，听说父亲是上海的体面商人，总之惦记他小表妹不是一两天，钱丞每逢见到他都要嗤一声“吊靴鬼”¹，赶也赶不走，未料到他俩是情投意合？

黄鸢分明提了一口气，却迟迟未有辩驳，随即一道像极钢笔的影子，从她余光中飞出去，越过围栏，掉进了一楼养着巨骨舌鱼的水池里。

“噶”一声，似鹅毛飘落般，慢慢下沉。

表兄妹一齐扑向了围栏，而扔笔之徒——陈宗月稳坐如山，扭头往下望去。

池中景致幽绿，大鱼摆尾，氧气泵制造着滚滚气泡，已经找不见钢笔的踪迹。

钱丞呆愣一秒，朗声笑起。

黄鸢也是愣，膝盖跪在了椅座上，扶着椅背，转头去瞪钱丞，却见她面露骇然，一把将她拽下来。

她不及反应带了一下椅子，连退几步，眼睁睁瞧着这件古董，砸在地上。

黄鸢愣上加愣，将视线移至陈宗月，果然，他脸色稍沉。

这个时候又记起姑妈常说她，女孩子冒冒失失的，不招人喜欢。

她与陈宗月初识，是在一年多以前——

钱丞从梳打埠回来没几天，在这间新开茶楼里上班。

正值暑假，光是茶楼敞开的门里透出的清凉就够勾人，恰逢两个光膀工人搬着一面镜子进门，挡住了她，未被人发现有只小黄莺飞进茶楼。

她看见钱丞的身影在三楼闪过，比搬镜子的工人先一步奔上楼梯。

室内尚在修葺，黄鸢觉得木器漆是香的，吃东西又不拘小节，每层楼

1 粤语中跟屁虫的意思。

梯转角都有一盘切好的菠萝，放着是去味道：她直接捏起一块塞到嘴里。

上了三楼，周围却安静无人，楼外自行车车铃响过，落山的太阳烧眼，但窗前挂的鸟笼吸引着她，里头是一只栗褐色的小鸟儿。

黄鸢捏着夹鸟食的镊子逗它，忽地几句话语声传来，她看见不远处两扇门虚掩着，留出一道指节宽的缝。

她放下镊子，猫着腰轻轻踱步过去，窥见茶室里有两个中年男子，其中一人打开一个黑箱子，年轻的直觉告诉她，像电影里演的那样，那箱子里一定装的全是钱。

夏日黄昏，笼中鸟吹响了它的小哨子，黄鸢吓了一跳，才惊觉是有人踏着楼梯上来了。

她直起腰张望四周，小皮鞋踩来踩去，却似裙摆飘扬没有声响，一排朝阳茶间连面帘子也没挂，没地方让她躲。

来者是个身形高大的男人，未走完楼梯先回头，瞧见了站在角落的少女，他表情有几分讶异，利用从楼梯上来的时间，已将她打量完毕——

削肩、平胸、细腿，薄薄的嘴唇和眼皮，铅笔般尖细的鼻尖，她穿着一件石榴红裙子，长发绾起露出净直颈项，背对着雕花窗外透进的暮色，犹如一件祭红瓷，惊慌地注视着他。

男人在距离她大约三步的地方停下，黄鸢有点不敢多探究他的面容，从而将视线落于他小臂的纹身上，黑灰单针图案复杂，她只看清了天使与月亮。

在她以往的认知里，有这样大片大片纹身的就是混社会的人，和眼前男人那种四平八稳的气质并不匹配。

“你在这做什么？”他的声音很低沉，意外地悦耳。

“我，我找我表，表哥……”

他疑惑地问：“你害怕？”

黄鸢急急摇头，“不不是，我说话结结巴巴。”

其实是小时候结巴，长大好了很多，一紧张就容易被打回原形。

他脸上开始藏着笑，“你叫什么？”

黄鸢准备要道歉的，不该随随便便溜进人家的茶楼，可他这么一问，

她倒是有点愣了。钱丞曾警告过她，不是所有古惑仔都是你表哥……但你卖乖，总有用。

“黄，黄鸚。”

他明显觉得很有意思，“黄黄鸚，还是黄鸚？”

“黄鸚！”

他总算笑出来了，引出眼角褶皱，皓齿如新月，“你叫黄鸚，却是个结巴。”

他笑不带嘲讽，单纯认为这件事情好笑。

就在此时，闻声从茶室里走出的中年男人，也对出现在这里的少女感到奇怪，审视了她一眼，就走向有纹身的男人。中年男人瞧上去比有纹身的男人要年长一些，却恭敬称呼他：“陈先生。”

最后一个音落下，黄鸚突然知道了他是谁，小皮鞋蹬着木地板，飞快地逃了。

他们目睹一抹红纱消失于楼梯之下，跟着又听见“咚”一声闷响，似乎是人跌倒，因为伴随着一声女孩尖叫。

陈宗月朝楼梯望下，又笑了。

天边霞光匆匆，短得就像一阵炊烟。

趁着入夜前走进弄堂里，头上搭了一根根竹竿，晾着男人的背心裤衩。

黄鸚回到家中，CD机里正唱着孤单背影。姑妈嘴上骂表哥不学无术、不三不四，要是哪天进了提篮桥¹都不会去看他，却还是被他影响，也开始听起了港乐。

姑妈端着一盘蟹粉豆腐从厨房出来，瞧着她，“哪能²你一个人回来？你表哥呢？”

黄鸚嘴里咬着海蜇头，一拍脑袋，忘记了自己是要把钱丞捉回家吃饭，因为今天是姑父的祭日。

幸好钱丞良心未泯，夜色正要漆黑，楼下铁门一颤，紧跟着是他撩了

1 提篮桥处有一著名监狱，故口语中常指代监狱。

2 上海方言中指“怎么”。

门帘进屋，左手拎着燕云楼打包回来的填鸭，右手往她眼前搁了一只小药瓶子，上面写着依马打正红花油。

“今天你去找我了？摔了？”

黄鸮犯愣地盯着药油。

钱丞把风扇转到最大一档，脱了上衣使劲一抖，不知是他身上汗臭，还是抖出一阵汗臭，她一脸嫌弃地捏起鼻子。

不等她回答，他就去给姑父上香，对着遗照拜了拜，“您泉下吃香喝辣，阿妈、妹妹交我照顾。”

反正他年年回家就这一句，黄鸮继续吃着炒面，全然不动容。

姑妈已是懒得搭理他，当时一心想“闯江湖”的儿子，不顾她哭了整夜，行囊一甩，头也不回。

一想起，黄鸮父亲就是去了那里，变得嗜赌如命，赢了一个客死他乡的下场，姑妈不免叹息，提起筷子给黄鸮添菜，“你尝尝今朝我做的醉虾……”

她们都习惯了钱丞在饭桌上追忆往昔，虽然讲话一股子怪怪的腔调，也多亏他吹嘘自己的光辉岁月，让黄鸮对“陈宗月”三个字耳熟能详。

陈宗月原是在澳门经营娱乐城的大富豪，名字响彻全港字头，哪想到，他放着好好的大佬不当，跑到内地开间小茶楼。

钱丞至今记得，沿着南环一街的霓虹灯，人群那么拥挤却显得个个独行，走入金碧辉煌的娱乐城，是天堂还是地狱，且先不论，就墙上悬着四个大字，已砸得他胸腔翻涌起无法言说的澎湃——一点时成金。

哪个四九仔¹没有红棍²梦，拜关帝神像，一刀切开烧猪，横行油尖旺。只因太信奉陈宗月，才甘心跟他返乡安居，归于人间灯火。

从家家有电视起，哪一年不是全民追星的年代？服装行业深受影响，今日满大街垫肩和高腰裤，而黄鸮身上真丝的连身裙有虞美人错落，长及膝盖，趁她与钱丞争执时，轻轻摆动。

1 指帮派里的低级成员。

2 指帮派里的高级成员。

因此，陈宗月扔了那支钢笔，却没想到她会扑上椅子，也许是从她裙摆翻飞出一阵凉涩皂香，让他不自觉眉毛一跳，眼帘下落，大腿细到仿佛一手可握。

耐人寻味。

钱丞拽了她一把，她倒是能将那双细跟凉鞋驾驭得很好，退了几步也站稳了。陈宗月则抿唇，抬眼见她战战兢兢的神情，他有点不悦地沉默。

空气从椅子倒下的瞬间开始凝固，而黄鸢视线从他的脸上，又飘回地上，在该不该将那把椅子扶起摆好之间犹豫，要是真缺个角，卖了她也赔不起。

没轮到她做出什么举动，陈宗月神色已经与往常无异，语气平平地问她：“你用邮票换了多少钱？”

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跳到这个问题上，黄鸢愣一下，才如实回答：“……三百块。”

陈宗月转向她身旁的男人，“飞仔丞。”被点名的钱丞背膀一挺，听到他接着说，“你赔给她。”

钱丞张嘴痴呆，“啊？阿叔，这也……”他了解陈宗月，无论什么情况下他都是说一不二，即刻对黄鸢道，“等住，我去捞上嚟¹！”

一个恶意与她争夺，一个故意扔笔，两个人好像仗着自己年纪比她大，没有一句歉意，黄鸢不知道更生谁的气，只能替自己委屈，她眉心一拧，“你爱怎么捞就怎么捞，我不要了。”

黄鸢扭头就要走，陈宗月叫住了她：“你等等……”

她闻声定住了身，他却对着面前的钱丞说：“汪老板定了两盒太平猴魁，你拿了地址送过去。”

不用想辙从百年老树宽、壮汉人头高的鱼池之中捞笔，钱丞自然跑得比谁都快，走过黄鸢身边时，低声警告她，“不要乱讲话。”

黄鸢还生着气，懒得答应一声，然后见陈宗月自己把那张椅子扶了起来，再抬手对楼下服务生招呼，他腕上沉香珠随之往下滚落。

三楼是私人会所不随意接待茶客，转眼余下他们两人，算不上共处一

1 粤语中指“来”。

室，但是这样的机会也不多。

等陈宗月双腿交叠怡然，看她还站在原地，便一指旁边椅子，意思是让她坐。

黄鸢眼睛不眨地迟疑了几秒，上前只坐三分一，她记事以后就没这么淑女地端坐过，姑妈见了定会欣慰。

陈宗月看着她，笑意淡淡，“你总这么怕我，是我长得很可怕？”

她该往脖子里抹点蜡，就不会如此艰难地摇头。

他长得不可怕，正相反，五官英挺，可以想象到他年轻时一定是风靡万千少女，而今唇上有淡淡一层青须，凸显年纪稳重，眉眼温和，好似煦风微拂。

那句话怎么说的，男人应似酒，经得起沉淀，才有味道。

大概她是被钱丞洗脑，他描绘的陈宗月今晚说要收哪条街，不需等天亮就有字头¹争着过来给他插旗，难道是因为敬老吗？“平时看你是无知小辈不跟你计较，千万别做蠢事，小心把你切了卷寿司。”

陈宗月敛了笑容，颇有几分郑重地向她道歉，“不好意思，把你的笔丢了。”

钱丞离家三四年，口音越发别扭，而陈宗月呢，即便不是字正腔圆，也是清晰自然，从不跟她说广东话，吐字不快且低沉，就像攥紧一把沙子。

陈宗月继续道：“我一定叫他赔够你钱，顺便你问问那人喜欢什么，我来买。”

那人是指高子谦，她很无奈。

这支钢笔和高子谦没有半毛钱关系。

要不然，怎么会被他扔了，还生不起他的气，只剩满心酸涩、满腹委屈。

黄鸢一直认为，陈宗月对她的态度不差，甚至多有忍让，完全是因为钱丞。没人怀疑钱丞的忠心，那是天地可鉴日月可表，照顾一下他的表妹，在情理之中。

否则，陈宗月就算将时间浪费在数茶叶上，也没空瞧她一眼，更别说与他坐在这里喝茶。

1 指帮派中的派系。

是以，她没想好要怎么回答，服务生先抬来一张乌木根雕茶几，摆上一副茶具，用单独的小壶烧上开水。

这套茶具应是陈宗月专属，茶盘上有他的一串橄榄核佛珠，他拾起佛珠捏在掌中摩挲，一边泡茶，一边提起，“还有，你的邮票卖给谁了？”

黄鸢尚在打量他的手，这会儿回神说：“……我的朋友。”

陈宗月点了点头，既然是小朋友的事情，他就管不到了。

不一会儿，过来一位中年男人，黄鸢只知道他叫老文，脸上有一道很深的疤，一年前正在与人交易被她撞见，再从茶室出来撞见她的，就是老文。

距离不远，能听见老文说是谁打来一通电话，陈宗月不急不慢地交代，“讲我一会回他。”

老文走了，壶里水滚了。

陈宗月沏茶动作不细致，却又行云流水，只倒入她的盖碗中。他起身说：“你先喝茶，我有事要处理。”

黄鸢抬头看着他，“我能在这坐到太阳下山吗？这里凉快，我们家一般不开空调，省电。”

年轻人才不分什么春寒刚过，入夏就是炎酷，出了茶楼的门，蝉声定是四面八方涌来。

视线居高临下，无意间将她稍低的领沿览入眼底。陈宗月默了片刻，状若无事般颌首，“可以，走前记得交个茶位。”

一楼接待台上立着小牌子写明，茶位费一人收二十。

黄鸢几乎是从椅子上弹起身。

他惊了一下，随后笑着说：“坐吧，饿了叫老文给你搞些吃的来。”

黄鸢老实坐好，眼里闪着机灵的光，“免费？”

“赊账。”陈宗月准备离开，又说了句，“以后慢慢还。”

他脸上没有笑，不知说真说假。

过了会儿，没见到陈宗月，老文给她端来一块巧克力蛋糕，精致得不像话，他说厨房里的点心师傅以前在中环开饼店。黄鸢尝了一口，不吝啬地竖起拇指赞美。

等到白瓷盘底仅存巧克力的印记，她轻轻将茶水吹开涟漪，啄饮下肚，

竟然勾起食欲，就近找着一本价目单，翻阅得她瞠目张口，一杯茶和几叉子下去，一支钢笔没了。

破罐破摔，黄鸢举着这本子晃荡到楼梯前，将其一合倾身望下，瞧见了老文，便告诉他还要一个栗子蒙布朗。老文笑着应了。

就让这笔账赔到天荒地老吧。

从茶楼出来胳膊还是冰凉的，没走几步路就一脖子汗，想遛食都不成，非逼着她搭上公共汽车，太阳没下山先到了站。

弄堂里飘出修棕绷床的吆喝声，拐弯到家之前，黄鸢掂起脚摘了一朵鸡蛋花，放在鼻尖闻着。一进家门就听见楼上电视在播《天龙八部》，她踩上木板搭的楼梯，唱着它的主题曲。

姑妈鼻梁上架着金边眼镜，坐在缝纫机后面看得入神了。直到她转过头，发现一只小黄鸢蹲在身旁，笑眯眯地捧着一份芝士蛋糕，请她品尝。

姑妈说笑，“哪儿偷来的？”

黄鸢理直气壮，“我买的！”虽然是赔账。

她的姑妈全靠早年丧偶、儿子没心肝，练就出举重若轻宠辱不惊的心态，领着每个月五百退休金，住在这屋的楼上，楼下开着裁缝店。

裁缝店初期难经营，姑妈不是八面玲珑的个性，称得上内敛，所幸养了一个小机灵鬼，说话磕磕绊绊，倒是更可爱，帮着她姑妈与客人打交道，插科打诨也很在行。为了奖励她，如果有剩下料子就给她车¹一条裙子。

这么着，黄鸢打小就是店里的模特、活招牌，不管穿什么都有人说：“哎哟，这小姑娘身上衣裳真好看。”

可惜时代发展的脚步太快，现在大家追求新颖款式、商场名牌，姑妈这两年做的活儿除了缝补、裁剪不合身的衣服，就是婚嫁用途的秀禾服。秀禾服考验绣工，这边新人又是急用，她只能彻夜不眠，挑灯赶工。所以，姑妈说做完这一套，黄鸢后两年学费也有了，就再也不结婚服了。

夕阳落到山头下，打开折叠桌，摆上一锅红薯粥，黄鸢肚子里装着蛋糕，吃不下。钱丞晚上也没回来，难道是怕她真管他要三百块钱？

1 做的意思。

其实，那支钢笔溺死在陈宗月的茶楼里，也算死得其所了。

翌日早上，一楼电铃响了。

这两天没课，黄鸢爱睡懒觉，这才洗漱完嘴角还沾着牙膏，光脚蹬蹬飞下了楼梯，看见楼下的人影之后，她脚步变慢，最后是斜斜倚着墙站住，等他说话。

高子谦不知道哪里抢来的小孩皮球，在手里抛着玩，对她说：“今天龙华开庙会。”

他个头不高不矮，长得相当清秀，特别是那一双眼睛，女孩子都要嫉妒。黄鸢偶尔会想，她是怎么就和这个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儿，玩到一块儿去了。

她不记得，但是高子谦记得，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大学迎新的联欢会上，她演一个小品节目，一身民国时期盛行的五四装，一双黑色小皮鞋，一张笑脸清清爽爽。

顿时，他悟到了张恨水笔下的沈凤喜，单是一件蓝布罩衫，为何胜过穿着西洋舞衣袒肩露臂的时髦小姐。

当时在后台驻足而观的高子谦非常疑惑，表演小品的演员怎么能笑，彩排了几遍还憋不住，上台都笑，频频笑场居然不换人。

也无所谓，因为整个节目可以说没有亮点，观众几个哈欠熬到最终煽情部分，怎能想到，她是唯一的不落窠臼——

舞台剩一束光照着弹吉他的男生，她慢慢走进光里，坐在他身旁唱《梦醒了》，一把好嗓子，一点点随性，细致如秋雨的轻软里藏着针，淅沥沥地缝住听众的心，于是在吉他间奏时，台下情不自禁响起一片掌声。确实无人能替代她。

小品结束，她掩面笑着从台上跑下来，高子谦脑一热就把她给拦住了。她说：她叫黄鸢。

黄鸢表面上是娇滴滴的上海女人，皮肤比奶粉还白，身子薄且小，内里却和他性格相似之处太多，上蹿下跳、冒冒失失、满怀激情。不出几日，便认清他们只能做朋友，人总是向往自身缺乏的东西。

不过，幸而与她相识的机缘，让高子谦遇见了另一个女人。

此时燥热的风从四面吹进来，在裁缝店里打个迂回，也添上几分凉爽。

黄鸢把臂一环，身上蓝色的梭织睡衣裙摆从小腿缩短到膝盖，她一脸看穿地说道：“不是专程来约我吧？”

高子谦将皮球扔到她怀中，她条件反射地接住。

“我请客，你就说走不走吧！”

黄鸢差点笑出来，把皮球砸了回去，“等着。”她扬起下巴，扭身膝盖一抬，“我上去换件衣服。”

话音随着她湛蓝的身影，明快地奔上楼梯。

高子谦在小小裁缝店里转悠，这地方他来过不下十趟，大抵没留心去记，瞧什么也都新鲜，拿起碳钢剪刀比画两下。正巧，黄鸢姑妈从菜市回来，他朗笑道：“阿姨您早！”

知道他是黄鸢要好的同学，姑妈也不见外地问他，“中午留下吃饭伐？”

“不了，我找小黄鸢去庙会逛逛。”高子谦说话行事不自觉带点高人一等的骄气，是富裕家庭成长的痕迹，偏生一双眼睛，倒是挺真诚，“您也一起？”

“你们小年轻一道出门白相¹，我个老阿姨凑什么热闹。”姑妈拎着菜上楼之前，又回头提醒道，“别太晚回家，你家里该担心的。”

刚说完，就见黄鸢一边扎着头发跑下来，向她打了声招呼，就跟高子谦蹦跶出去了。随即，姑妈在屋里冲他们喊道：“过马路看着点车！”

不多时，站在一栋七层高的居民楼前，黄鸢仰起头两手放在脸颊上，朝着上面大声喊道：“曲小楼——”

四楼窗户拉开，一个人影隔着防盗网往下张望一眼，窗户又关上。

听见楼道里有人下来的动静，黄鸢眯起眼眸笑，乖巧地叫着：“小楼姐。”

来到他们眼前的女人叫曲小楼，长相属于温婉恬静那一个门派，但不笑的时候，又透着点儿冰冷冷的味道。曲小楼以前是黄鸢的邻居，比他们要大上三岁，而黄鸢早就知晓，高子谦想抱这块金砖。

一年多了也没什么实际进展，倒让她这个电灯泡，锃明瓦亮。

1 上海方言中指“玩”。

龙华寺前整条街道热闹非凡，每走几步就能撞见几个鼻梁高耸、眉骨如峰的外国人，高举着相机穿梭，而数量最多的当属沿街的小吃。

黄鸢腕上挂着一袋老虎脚爪，手里捧着烘山芋，打起了蛋筒冰激凌的主意，适逢表演队敲锣打鼓地经过，她被分隔在这一头，望见那一头的两个人——

高子谦在她面前话可不少，能贫能讲大道理，走在曲小楼身旁莫名其妙端起少爷架子，愣是蹦不出一两个字，双手收在裤兜里，场面极其尴尬。

黄鸢没底气笑话他，因为她与高子谦是同病相怜。

既然同是天涯可怜人，下午日头正旺的时候，黄鸢谎称姑妈叮嘱她傍晚前必须回家，再耽搁一会儿，到家迟了怕要挨骂。

高子谦心领神会默不作声，曲小楼半信半惑地点头，看着她戴上玩具眼镜，冲自己耸鼻一笑，然后跑远，在人群之中转身挥挥手。

黄鸢不仅仅是年轻，另有一股连贱价香水也盖不住的气息，像她既蓬松又软的头发一样，是与生俱来的，她是野生的白花鸢尾，活在她每一个细胞里的罗曼蒂克，岂能用年轻两个字概括。

那么高子谦是怎么想的呢？

曲小楼转头看向身旁的人，他只是望了一眼黄鸢远去的身影，毫无特别的感情，跟着低眸与她对上视线。

她浅笑说：“等会儿放鞭炮烟很大，我们往回走吧。”

高子谦点了点头。其实，周围太喧闹，没听清她在说什么。

不过，无所谓。

才拐进弄堂，黄鸢便看见了那个蹲在她家门前吸烟的中年男人，她的脚步再没心情轻快，白眼要翻到天上了。

她直接无视男人绕进屋里，上楼时没听见电视机传来任何的声音。

果然，家里坐着一位不速之客。

姑妈有两个弟弟，一个是黄鸢死了十几年的爸，一个是正蹲在楼下的、不成器的二叔。

这个二叔别的本事没有，哄起家中老母一套一套，说的比唱的厉害，

而黄鸢祖母秉持着重男轻女的观念，每回二叔家里一有风吹草动，她就落实到行动上。最近二叔准备再婚，家里要装修、换新电器、订酒席等等费钱的事情。

那么钱从哪里来呢？

老太太身子倚着床尾墙，手里盛着一小簇提子，腿上放的碗中提子皮没几点，应该是才来一会儿。黄鸢嗓音清脆，说话直截了当，“奶奶又是要钱来的？”

上一次是在钱丞回上海之前，他们说二叔要开店做小本生意，生拉硬磨地“借”了一笔钱走，也没下文了。

没等到老太太开腔，姑妈先过来塞给她一盆青梗菜，说着：“去，把这个青菜洗了。”

老太太很清楚自己是来磨人的，也不搭理黄鸢，叹了口气就说：“你弟媳家里坏得不得了，闹着要大办酒席，还要添置家具，你也知道阿聪手头不宽裕，给翩翩攒着的学费都想拿出来呢，这不家里实在吃不消嘛，过来问你借点。”

“他两口子上医院检查过了，这胎是个儿子，我也跟阿聪说，将来孩子长大有出息，肯定要孝敬你，你是他姑妈，事事都为他着想，哪能不让你一起享清福。”

黄鸢将水龙头开到最大，哗哗作响也遮不过她祖母说话声，她心里知道姑妈是因为疲惫而容忍。随老太太磨嘴皮子，但黄鸢却忍不下，把水一关，说着：“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，又不是自动提款机，谁经得起您这样掏呀。”

小时候结结巴巴就不饶人，长大更是伶牙俐齿得没边了，老太太冷哼，“还轮不到你插嘴，别像个没爸没妈的孩子，缺少管教！”

“妈你不要太过分了！”姑妈骤然驳斥道。

人活到这岁数多么擅长戳人痛处，可惜黄鸢对父母感情淡薄，不咸不淡地说：“我是缺少管教，但我脸皮薄，做不出赖着要钱的事情，您放心。”

老太太压根没打算给她留面子，“仗着你姑妈儿子不孝，趁机装乖弄巧，吃她的用她的，你脸皮薄？我看你是不害臊！”

黄鸢把菜盆往饭桌上一放，“既然您都这么说，咱谁也别朝姑妈伸手，